

蔡诚
著

生活是修行， 孤单而美好

起风了，
唯有努力试着生存。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蔡诚
著

生活是修行， 孤单而美好

起风了，
唯有努力试着生存。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是修行,孤单而美好/蔡诚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 - 7 - 5378 - 5062 - 9

I. ①生… II. ①蔡…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1811号

书名:生活是修行,孤单而美好
著者:蔡 诚

策 划:张世景
责任编辑:李向丽

书籍设计:琥珀视觉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0(总编办公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60mm×960mm 1/16

字数:196千字 印张:16.5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378 - 5062 - 9

定价:39.80元

目 录

1 **【第一辑 我们都上北京去】**

- 3 病起北京
- 12 他乡的清明节
- 24 北漂中的一天
- 33 别人谈论房子时，我们谈论什么
- 42 胡小姐李小姐
- 54 我们都上北京去
- 79 一个北漂女孩婚姻观
- 81 唐家岭的晚霞

103 **【第二辑 不曾磨灭的阅读】**

- 105 跟狄更斯叔叔旅行
- 109 哈吉穆拉特就是托尔斯泰
- 112 《一岁的小鹿》带给我的梦

115	徘徊在奥威尔散文的天空下
119	我生活里的尼采
122	这个叫凯鲁亚克的人
125	我生命中的罗曼·罗兰
129	我只是路过东野圭吾
132	格里美豪森的冒险生活
135	阿狄生的叫卖声
138	冈察尔的朝霞在哪里
141	颓废的人都应该和丘吉尔相遇
145	爱不起来的梅里美
148	劳伦斯的激情
151	黑格尔的志向与性情
153	被低估的阿格达斯
156	谜一样的三岛由纪夫
161	【第三辑 人生采访】
163	食指：一代诗人的灵魂
171	肖复兴：读书成全的人生
176	阎连科：我一生的写作

20岁前就全部完成

- 183 刘亮程：我只是更多地热爱我的土地
189 梁晓声：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平民思想
195 林非：阅读大有学问
201 周有光：我长寿全在于遇事不怒，顺乎自然

211 【第四辑 时人印象】

- 213 莫言印象
216 铁凝印象
220 白桦印象
223 余世存印象
226 程维印象
230 邱振中印象
233 摩罗印象
236 老村印象
240 黑大春印象
243 傅旭明印象
247 祝勇印象
251 朗诵会前的诗人们

【第一辑 我们都上北京去】

对中国人来说，北京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个精神圣地，所以，每天都有许多人涌来，一些执着的人更是想为她留下来，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然而，居大不易，我知道这里面发生了多少故事……我常常在地下室的黑暗里倾听他们，想象他们，记录他们……他们温暖着青春，却烧焦了岁月的蓓蕾。

病起北京

就是在北京的闹市区，也常常有偏僻的小街——比如我所在的这条细长的灰街，虽然在西四环边上，却一天到晚没什么人光顾。对面是一堵800米的高高的红墙，向南，渐渐呈弯曲状，围起来一家部队大院，而我们这一排，是一幢幢老式6层居民楼，20世纪90年代，物业沿街盖了一排简易板房，20多间，所有的门面一模一样，十多平方米，蓝色石棉瓦顶，推拉玻璃门，一律外挂门锁。盖成之后，他们一直将它们租给做小买卖的外地人，卖菜的、卖衣服的，粮油店、理发店，各种买卖混杂在一起。我们租了其中偏南的一间，是一间设了两个工位的理发店，租金低廉。我们在这里已经勉强干了半年。

我在老家就是一名理发师，跟别人辛苦工作了两年后，不想再过那种受人左右的日子。去年春天，和女朋友分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顾客李姐好像对我产生了朦胧的好感，三个月后，她又一次来到店里，我给她做头发，她偏爱波浪式的紫色长发——那两个小时里，我们说了很多，我不由得惊叹她是如此了解我。她在镜中看着我，那种暧昧的眼神，我心领神会。就这样，又一个月过去后，我们已经谈妥，她出资金，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去北京自己做点事。

我记得我们刚到北京的那几天老是下雨，有时一人打一把伞，有时两人紧贴在一把伞下。我们到处找转让的理发店，不是价格不合

适，就是地方不便。那天，顺着一个露天的小广告，我们一路问到了这条人迹寥落的灰街。一个朴素的少妇接待了我们，“好好经营是会赚钱的，当然比跟人打工强些，”她一边说，一边用磨得亮光光的袖子不停地擦那小巧的鼻子。李姐不停地问这问那，不得不说，她考虑得更多，跟她在一起，我需要操心的事只会变得更少……如果她愿意，和她结婚我想我会乐意的。

我在门边撑好了伞等她。她一会儿钻了进来，“走吧，”她细声说，“一切搞定。”小店的左边是一个修鞋的铺子，那个无所事事的中年男子正倚着门框抽烟，一边盯着我们走过，此外，一个经营保修品的商人，向我们空洞地吆喝了几声……整条小街哪怕通向城中心，也不值得一提，狭窄、阴暗、寂寞，我确实担心我们接下来的经营。“不会的，”李姐挽着我的胳膊说，“要学会经营，给自己一点信心好不好？”——她瘦瘦的脖子靠着我的肩膀，雨水偶尔顺着她裸露的手滴下来，我奇怪走了那么多污水飞溅的路，她的裙脚还如此干净。

尽管我们将理发店重新布置了一番，还装上了醒目的霓虹灯，但依然生意平平——我相信自己的手艺，李姐当时就是看上了我的手艺才一次次找到我的。我相貌平平，又穷又矮，而且有过一次虽然在她看来并没有什么犯罪前科。还在南昌，我就坦诚告诉了她我的一切，李姐真是完美的化身，她毫不介意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相信我撞上了好运。

“刚入冬吧，”在清冷的店里，她轻轻地说，“我想会好起来的，冬天……我们可以加点足疗或别的什么。”我们吃着买回来的早点，对面那堵红墙挡住了新一天早晨的阳光。

李姐并不常来店里，她在我们的出租屋一般醒得更晚，之后收拾屋子，做饭洗衣，也爱做些刺绣的活儿——之前，和男人离婚后，她

在南昌高新区经营一家卖刺绣画儿的小店，我去过一次，50多平方米的地方，挂满了她绘制的各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刺绣作品。转让时，那些她的心血之作她只要了三幅，一幅《暖冬图》就挂在我们北京住处的床头，一幅《硕果累累图》装饰着理发店。我老是看着《硕果累累图》发呆——门店平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客人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寂寞时，透过《硕果累累图》，想起另一些事。

主要是前女友的事，我独自一人整天待在理发店里，偶尔会想起她，想起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一年——她对我意味过什么，她是那么温柔、体贴，我是多么爱她……分手那天夜里，我像别的男人一样喝了很多酒，抽了许多烟，一个人很晚回到宿舍——她是城郊人，最后她还是忘记了我的穷、我的农民身份……和她分手意味着我留在大城市的梦已经破灭，意味着我重新开始了一个人飘零……在我心灰意懒之际，李姐带着她的善解人意出现了，我同样不会忘记，她在我思想准备不足的时候，和我来到了北京。她总是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我的袜子再没有臭味，胃痛也没有再发作过……两个影响了我的女人深深扎根在我心中……昔日的情景一再重现，尤其在没有生意的时候。

但她不想和我结婚，我有时一本正经地问她为什么，她总是笑着不直接回答，“这多好啊，我们的自由……你还年轻，你会慢慢明白的”。太阳升起来了，她冲着太阳微笑，然后出门去了住处对面的公园。她有一个苗条的身子，喜欢跳舞，她说，如果她生在一个艺术之家，父亲一定会根据自己的设想把她培养成一个舞蹈家的——我想成为一名发型造型师，“会实现的……当然有机会！”在南昌时她就对我说，“我或许会帮你实现！”这也是她打动我的原因之一——好吧，现在有了她这个美丽的情妇，这已经足够，要做的，只是耐心地等待上

门的客人，最好他们都能夸上几句，口口相传让生意好起来，其他的，我愿意静候她的安排。

“你的头发不多，还干枯泛黄，”我一边说，一边给她洗头，“你要多注意营养，注意调配饮食，多吃点鸡蛋、瘦肉、大豆、核桃、黑芝麻……”她是这一天唯一的女客人，看上去二十多岁，除了嘴大点，倒也长得不难看。开始她沉默着并不显得青春活泼，后来好像高兴了起来。她说我是第一个没向她推销洗染用品的人，当我给她做卷发的时候，她还在说我轻柔的动作像个女人。一小时过去了，我正在给她做最后的润色，对着小街的大镜子中，我忽视看见李姐带了一个女人来了。

我们的小店里，从此加入了小丽。她是来给客人按摩的，据说手法不错……为了迎接她的到来，事先，我们请人用胶合板隔出了一个阴暗的小间，里面就放一张单人床，外加一个立式风扇的位置（冬天换成电暖器）。第一天，她在我们的陪同下看了看她的工作间，不表示满意，也没有任何意见，一会儿，我们都回到前厅唯一的小沙发上，她靠窗斜倚着，我拿本发艺杂志坐在她旁边。“就叫我小丽吧，”她说，“我不喜欢做饭，帅哥，以后你就多辛苦点。”她浑身好像都是圆的，大圆的脑袋，微凸的圆眼睛，滚圆的胸脯，长发也爱盘成圆形立在头顶。

我们在玻璃门上又增加了四个红字“保健按摩”，但没同意她要加上“港式、中式、泰式”字样。她说她擅长这三种按摩技法，这样客人会对服务项目一目了然。我也同意李姐的意见，主要是地方小，以后生意好了，租个大点的地方什么都写上去，哪怕只会一点点的也写上去。她有些不高兴，穿着拖鞋走进了里间，有半天就躺在那小床上，我听不到任何动静。这或许是个爱耍小脾气的女人，我坐在外面的沙发上想，要不要给她倒杯水……如果她不干了，我们的生意就更没有指望了……

但我还是坐在那里，直到黄昏她从里面恍恍惚惚走出来。

小丽从不评价我的手艺，对理发丝毫不感兴趣，平时她总是坐在门边沉默不语，不是一个人嗑瓜子、玩纸牌，就是看电视、听耳机、玩手机。对要吃什么也不讲究。“我已经够胖了，最好什么也不吃，”她说，“当我90斤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人爱了。”——大多数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她不爱聊自己的事，对故乡看起来也毫无感情，甚至不想说父亲，“那个老男人，算了，我想我今生不会再见到他，”她说，一边将肉乎乎的左手伸进右肩上抓痒，她老爱那样，仿佛那里长了一个什么怪物似的。

李姐喜欢小丽，她是她在公园跳舞时认识的。为了说服她一起做事，她说，她请她吃了两次饭，还去了一次美容店。她向她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早些时候也向我谈了她的想法。小丽答应了她，四六分成；我当然支持她想法，也觉得需要另辟蹊径。但现在，一月过去了，我们的生意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倒是有不少男人冲着保健按摩进来了，特别是晚上，但往往几句问答，他们又走掉了——我们都知道，一些客人是想做那种事，她总是带着不屑的神情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有没有搞错……都是什么人！”

小丽不久主动走了，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的小店歇业，还冷得要命，我帮她提了一个箱子送她到楼下。我们等来了一辆出租车，她说她要去上海她男人所在的普陀区，那里有一个好大的她玩过几次的露天舞场，“李姐，有机会也去看看啊！”我们穿着睡衣回到三楼的二居室，又重新回到我们的二人世界。吃过中午饭之后，我们看租来的碟子，外国情色片，看着看着，就拥抱在一起。我是那样孔武有力，她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她的指甲仿佛陷进了我的肉里——我记不清了，自从她送我

一顶平檐男帽那天，我就整个地归属于她，听命于她。我乐意这样做，在他乡，我特别不需要流浪。

很快我们的小店又恢复成从前的样子。李姐还是不常来店里，我依然找不到什么消遣方式打发时光。我想过离开这个城市，但更倾向于换个位于闹市区的大点的理发店工作。一个晚上，我们躺在一起谈起这些，突然她坐起来，幽暗中看着我。她的睡衣只系了一个扣子，我亲吻过无数次的胸脯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这是一起创业啊……你要明白……慢慢来，要有忍耐力……会有机会的，相信我们的未来……”她还那么温柔，一会儿，她伏到我的身上亲我所有的地方——我没法离开她，她带给我的无与伦比的情欲，我不会感到厌倦。

没有生意，孤独的一个人在店里经常只有恍惚和睡意。后来，我喜欢站到街角的树下抽烟提神，灰街上的一些小店和我的小店一起，都在我的视线之内。我看到那家礼品回收有些生意，不时有穿军服的人进进出出；那家卖日杂用品的夫妻店里老是传出四川口音的吵嚷声，女声尖锐，时而歇斯底里；修车补鞋的老头的店里像个废品收购站，那股难闻的味儿在我这里还隐约可闻……夕阳西下，这像老家镇上小街的喧闹将更加平淡无奇起来……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北京，北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能随时随地寻欢作乐，但，这里虽然和天安门近在咫尺，却什么新鲜东西都看不到。

那个按摩间空置的一个多月里，我偶尔在那里睡觉、做梦——我并不是一个敬业的好员工，大白天的，其实也不是很累，但就是要把灯熄了，把自己锁在里面。有一次，梦中我被不太激烈的敲门声叫醒，是一个关于北京的梦，我记得我正站在长城的高处看层林尽染的秋色呢……我以为是李姐，我并不担心被她发现我这样，我已经准备了一套合情合

理的说辞，而且就是实话实说，我相信她不会和我感情决裂。是另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同时带来了一股扑鼻的香水味。此刻，这里一片寂静，只有看不见的高空传来乌鸦的叫声。

不等我请她，她已经坐到了沙发上，还没开口，又靠在了一个陈旧的红垫子上。她不大的浑浊的眼睛凝神望着小屋子，脸色由于用多了化妆品而显得不自然也不健康。不多的头发和我一样也染成了紫红色。她并不比我年轻，我想她不是来理发的。果然，她说话了，用一种稍带南方的口音说，听上去远没有李姐温柔。“这里是首都，每年大街上都要严打几回……我以前在丰台一个洗浴中心做事……你这要人吗，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先避避风头……”就要落到红墙后面的太阳有一束光照着她并不白皙的长脖子上，下半身的绿色短裙在镜子里隐约露出了红色内裤。

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惊讶地看着她。“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出了事我自己负责……你们住在哪里，最好是老小区……”她又强调说，她做了五年，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我不是老板，你明天再来，”我说，并要她留下电话号码。她用涂满指甲油的手记下了李姐的手机号。小屋里已经没有了阳光的踪影，我们站起来告别，她最后盯着我的脸，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叫英子，我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去年刚过了有些霉运的本命年……”我们是同龄人，但我没告诉她，也没有说我的本命年也遭遇过失恋的不幸……

当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李姐。李姐竟然愿意促成这事，以为我们会从中获益，还说，人类中不乏生性就是这样的女人，这没什么，就像风流成性的男人也不少。我知道，如果我不转换话题，她的情感会由此泛滥，接下去会说到那个伤透了她心的男人，她姐妹中多少对貌合神离

的婚姻……我换了一部枪战片，这果真减轻了她的惆怅，“好了，我洗澡去了……要不要一起洗……我给你按按……”我听着哗哗的水声看碟片，剧中一个背弃家庭的女人正在用美酒迷乱一个军官的理智。

英子比小丽热情，她总是倚在门边，故意把自己打扮得性感一些，并不时用暧昧的声音或手势招引客人，有时为了诱惑一个可能做生意却迟疑不决的男人，她一脸脂粉地走到灰街上，像个趣味低劣的演员继续献媚。“最好收敛一点，”我说，“这里是首都。”“我知道怎么做，没事的，”她笑盈盈地回答我，“我观察过了，不会有什么事。”确实没什么事，这里从没警车经过，平安无事了一些时日后，我发现我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而且还向英子说，再拉个姐妹来你就不再孤单。

有了英子，小店比以前热闹许多，有不苟言笑的军人，有脸色蜡黄的民工，有满口秽语的汉子，也有温文尔雅的白领……他们不是在里间接受她毫不专业的按摩，就是被领着一前一后走去我们的出租屋。我照例显得清闲，照例爱到街角的树下抽烟。灰街就两家理发店，另一家在东头，是一个老女人开的，还能帮人刮脸，她以前比我们生意好得多，现在未必了吧……我老是满脸堆笑迎来送往，老是听到他们在里间激动地调笑或者声音细得听不清——为了钱，为了快活，我们都在滥用我们的感情，李姐说，这就是人的德行。

我们很快又支付了下一年的房租，我们计划在这里再做一年，然后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只要这样下去并不困难，我说，我们把理发店开到王府井吧，那里人流量巨大。英子说，过年了，她再带两个曾偷渡去香港夜店做过的姐妹来，相信她们提供的服务还可以更多更好……在我们美好畅想中，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英子开始准备行李，已买回来的一只烤鸭和几斤果脯放在我们的屋子里。她的那间屋子总是充满一种阴

郁的女人的骚味，粘滞的避孕套一般都要等李姐清理——她支撑着我们的一部分生活，我们对她始终保持笑脸。

离灰街不远的另一条街上，有一家小诊所，一天黄昏，英子说她那里不舒服了，要我陪她一起去看看。我知道她说的是哪里，那里是我们生钱的地方。她对一个没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说，她小便疼痛，还有脓液流出。“是性病，你脸色难看，病得不轻，”北方口音的女人说，“快进来，我看看。”英子在帘子后面露出了下体，更不幸的是，五天后，李姐也以同样的姿势躺在了那里……病于北京，李姐感到不可思议，“除了和你，我什么也没做，”她说，“相信我吗，我并不是一个游戏人生的人……”和两个有性病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恐惧地感到自己或许也快了——后天，我们要送英子上火车。她可以走，但李姐呢？在这个城市，除了她，我一无所知。

除了两个不常走动的我见过一次的姐妹，李姐在北京最亲密的人是我。我陪着她，这一天上午，穿过灰街西边的一片废墟，那边有一家医院，叫石景山医院。“我们去大医院看看……你也再检查一下。”她有些气短，我赫然还发现她的手指犹如中风老人一般颤抖不止。“怎么了，姐？”我紧握着她的手。她还在咳嗽。天空像是要下雪，又起了风，空中有纸张和塑料袋乱飞——在与时俱增的惊恐中，小店昨天已经关了门。李姐小巧的脸这两天再也没有笑过。我伤心地扶着她，安慰她，她37岁，我的相处了大半年的情妇，今天素面朝天，一脸憔悴。一帮孩子在我们旁边兴奋地烧起了一堆如毒蛇一般燃烧的火焰，一片呛人的烟雾中，我不断祈祷自己没病。